

格局小了，倪瓒不止有洁癖

全天下都知道倪瓒有洁癖，但除了洁癖，还有什么呢？其实也说不大清楚。他是高士，是修道者，是隐居者，是诗人，是黄公望的小友，是沈周的偶像……接近他越多，越是无法描述他。他是倪瓒，不该只有洁癖为世人所知。还是从大家熟知的《容膝斋图》开始吧。

自35岁的《秋林野兴图》之后，他从来不画人

多年漂泊，倪瓒厌倦了。1374年，樊轩翁带着《容膝斋图》找他求诗，说是送给仁仲医师。倪瓒知道仁仲医师是他的无锡同乡，他还曾画过《碧梧翠竹图》给他。那是数年前了。

此际，他提笔写好诗，又意犹未尽地写道：“他日将归故乡，登斯斋，持卮酒，展斯图，为仁仲寿，当遂吾志也。”这年倪瓒69岁，湖海漂泊亦近二十年，归乡之思，如同秋风中翻飞坠落的黄叶，竟是拂了一身犹绵绵未绝。

他信誓旦旦归乡后所要登的斯斋便是仁仲医师的容膝斋，此画名《容膝斋图》，本是仁仲医师所作，但画上只有四面漏风的小亭，空无一物，亦无一人。这几年他尤其喜欢画空亭。给仁仲医师的《容膝斋图》是这样，给叔平的《紫芝山房图》也是这样，为焕伯的《江亭山色图》也是这样。

自35岁的《秋林野兴图》之后，他画里不是空房子便是空亭子，直到69岁的《乐圃林居图》——只是他从来不画人，只有《秋林野兴图》上画过一次。

忘年交？题跋钩沉出一段旧事

《秋林野兴图》是目前所存留的，惟一有人的倪瓒画作。不但有人，而且那时倪瓒还没脱离开董源和巨然的渊源，从董巨处学来的披麻皴和圆乎乎的石头相当明显。还有人考证了《秋林野兴图》上那段题跋之后钩沉出的一段旧事。那段题跋初看无甚特别。

余既与小山作秋林野兴图，九月中，小山携以索题，适八月望日，经斋前木犀盛开，因赋下章。今年自春徂秋，无一日有好兴味，仅赋此一长句于左方：政喜秋生研席凉，卷帘微露净衣裳。林扉洞户发新翠，翠雨黄云笼远苍。竹粉因风晴靡靡，杉幢承月夜苍苍。焚香底用添金鸭，落蕊仍宜副枕囊。己卯秋九月十四日。云林生倪瓒。至正十四年，岁在甲午，冬十一月，余旅泊甫里南渚，陆益德自吴淞归，携以相示，盖藏于其友人黄君允家中。余一时戏写此图。距今十有六年矣，对之怅然如隔世也。瓒重题其左而还，十九日。

己卯是1339年。考证里说，题跋里的小山，或许是张小山张可久。就是那位曾写“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”的张可久。1335至1340年间，张可久正在桐庐做小吏，与倪瓒的结识大概始于1328年，终于1349年张可久卒于昆山前后，这段忘年交有二十余年。

《张可久集校注》里有【中吕满庭云林隐居】一曲，曲子道：云林隐居，新诗缀玉，小篆垂珠。画图得见箫协律，文尚欧苏。辨汲家数十车简书，齐笑奴三四尺珊瑚。修闲处，清风泰宇，秋月浸冰壶。

除了云林这个号，泰宇亦是倪瓒早期的名字，曲子里的种种，确都像是

因倪瓒写的。张可久不但与倪瓒有来往，且与其兄长倪璫、倪瓒的友人张雨、钱惟善、顾瑛也多有来往，他们的诗文里也提到倪瓒与张可久的交往。

《秋林野兴图》上这不起眼的题跋隐藏着张可久和倪瓒的旧事，倒是石破天惊——十六年以后，张可久已卒，倪瓒重题旧图，往事纷沓而来，“对之怅然如隔世”也在情理之中。只是1339年倪瓒不过三十多岁，张可久已近七十，对这位差了有一两辈的忘年交，倪瓒径呼“小山”，似乎不太礼貌？所以，这个“小山”究竟是不是那个“小山”呢？还是存疑算了。反正倪瓒让人迷惑的地方多，不在乎多一个两个的存疑——比如，永恒不变的一河两岸就很让人迷惑。

最懒于创新的人，永远的“一河两岸三段式”

倪瓒最懒于创新，大部分画看起来都很像，以至于随便谁只要简单粗暴地划拉几笔，就能让人认出这是倪瓒的风格——比如《清明上河图》里这张简笔画。也就是后人所崇拜的一河两岸三段式。

画中间永远是条看不见的河，然后是打死不变的两岸。北岸是模糊的光秃秃的石头山，从来没有树啊草啊云啊什么的，就是一堆秃秃的模糊的大石头。南岸会有二三四五六棵，叶子多数时候都很凋敝，清瘦萧瑟，寒凛凛的样子，扎根在一堆乱石里。树附近，有时会有一个四面漏风的、只有四根矮脚柱子的小亭子，有时会有着一排开着门窗的空房。有时候连空房和小亭也没有，就余下那些树在上下两堆石头之间凌乱。

这样一水两岸三段式的调调，倪瓒似乎从来没想过要变，没想过要成为有创新的、不断给人以新鲜感的艺术家。能在画上看得出改变，只是他中年以后长期游弋于太湖时，被太湖所潜移默化变化的——早年他以披麻皴画出的圆拙的石块，变成仿佛积木堆叠似的以折带皴画出的棱角分明的石块。较之早年的圆拙，带有棱角的折带皴，会给人“被生活磨砺过”的感觉。整个画意，因之也更加萧散。

折带皴后来在清初的弘仁画中常出现，一河两岸更多在明人，尤其是沈周和文徵明的画里出现，一河两岸不能算是倪瓒的专利，毕竟比倪瓒早生几十年的吴镇也常画一河两岸，不过，吴镇、沈周、文徵明，或者其他任意一个人，都不似倪瓒这样，任性而嚣张地，将单调重复这件事，做到了极致。最气人的是，这样的单调重复不但无人诟病，还被人崇拜得要死，就因为高士倪瓒是无可复制的。

出身巨富之家，曾说“浮生富贵真无用”

每个人都是独有的大熔炉，添多

少柴，加多大火，熔炼多少时间，有些许差池，每个人便不一样。

往倪瓒这个熔炉里添的第一把柴，很旺。何良俊的《四友斋丛说》里曾说：东吴富家，拢共只有三家，便是松江曹云西家族、无锡倪云林家族、昆山顾玉山家族。

倪瓒生在这个七世而富的家族最巅峰时，在兄弟中排行最小，诸事都由长兄倪璫料理，直到二十多岁，他都是个不问世事、只乐意在家藏的万卷诗书画里消磨的富家公子。一个任性的、有艺术天分的富家公子，这种天生的目空一切，真的学不来。

倪瓒的长兄倪璫实在是个太能干的人，倪家的家业、倪瓒的教育甚至一多半交游大多与长兄有关，也许长兄太能干，倪瓒在操持实务上的能力便弱了很多。可惜倪璫死得太早，未能翼护幼弟太久。

画《秋林野兴图》时，倪瓒35岁，虽然父母、兄长亡故，倪家只余他操持家事，不过数代豪富的倪家在他手里仍有可观财富，还有他的清閤阁和经鉏斋——如此富甲一方的家族里生长的公子，他说“浮生富贵真无用”是真的不懂钱有什么用，他的那些拿羽毛铺厕所、让仆人洗桐树叶子的毛病，也真的就是富家公子的小癖好而已。

十六年后，重题《秋林野兴图》时，倪瓒51岁，经历了战乱带来的针对江南富户的赋税盘剥，还有长子夭亡和次子的不孝种种。像倪瓒这样没有生意头脑、人丁寥落又家产巨万的富户，无疑是急于敛财的元朝廷最适合盘剥的对象。

大概在画《秋林野兴图》之后几年，倪瓒开始陆续变卖家产，并不定期地离家外出，以逃避难以承担的重税和种种俗务，大概还有难以承受的凉薄亲情。51岁那年，元末农民军起义爆发，江南响应，倪瓒彻底放弃无锡的家业，往宜兴避难——以舟为家，漂流江湖，前几年就开始了，这次更彻底。

又十来年，为《容膝斋图》题诗时，倪瓒69岁，离乡背井多年。过得好不好，似乎也无从说起。《史西村日记》里说，倪瓒的船曾路过光福，舟中垂翠幕，焚异香，两岸观者如堵，疑为神仙……似乎境况还不坏。不过漂流日久，坐吃山空，从富公子到愿意接受友人接济，从拥书万卷的清閤阁，到窄小窘迫的蜗牛庐，也知晓发生了什么。

在这重压之下，细看倪瓒晚年在这些图轴上的题诗，居然是平和冲淡，并没有太多的寂寞悲凉。

生于富贵之家，眼看着时代的狂风掳去家族的一切，骨子里浸润了父兄道家思想和隐逸家风，自小便眼空一切，视万般“有”为“无”，这样的人悟起“空”来，总是比普通人要彻底得多。

“天地一蘧庐，生死犹旦暮。”这话或许许多人都可以脱口而出，但真正经历过“吾观昔之富贵利达者，其绮

衣、玉石、朱户、翠箔，转瞬化为荒烟，荡为冷风”，有资格说“此身亦非吾所有，况身外事哉”者，倪瓒算一个。

这样的倪瓒，让人觉得温暖

画《容膝斋图》的前一年，倪瓒曾去寻访隐者蔡质，蔡质在江滨有一座茅屋，名为蘧庐，倪瓒与蔡质在蘧庐一夕长谈：天地一蘧庐，生死犹旦暮。奈何世中人，逐逐不反顾。此身非我有，易晷等朝露。世短谋则长，嗟哉劳调度。彼云财斯聚，我以道为富。坐知天下旷，视我不出户。荣公且行歌，带索何必恶。——倪瓒《蘧庐诗》

在诗和诗序里他说：天地就是个大蘧庐（驿站），人来来去去，我看昔日那些富贵利达者，那些锦衣、玉石、朱户、翠箔，转瞬就化为荒烟，荡为冷风，那些生生死死，看不透的人，不胜其悲，看得透的人，早就看开了，看空了。

这样的看透、看开、看空，有时候，表现出来的甚至不是萧瑟、凄凉。比如他在画上那些并不矜介的题字。

卢山甫每见辄求作画，至正五年四月八日，泊舟弓河之上，而山甫篝灯出此纸，苦征余画，时已惫甚，只得勉以应之。大痴（黄公望）老师见之必大笑也。倪瓒。——倪瓒《六君子图》题句

比如他对忘年交张雨雨的慷慨赠予——张雨长倪瓒三十多岁，曾是交游遍朝野的名士，晚年似乎陷于困顿，倪瓒那时正在变卖田产，有一次卖掉田产拿了千百缗现金，刚巧张雨来看他，倪瓒全部给了张雨。这样的倪瓒让人觉得温暖。

这样的温暖也隐在画里。人人都说倪瓒不画人是他孤高自许，他说“天地间安得有人”，但画里的空房空亭，分明是天地间惟一的一丝人间气息——若没了这些人造的空房空亭，那真的是只剩下了萧瑟。

略略多翻几卷图轴便知，这些空空的建筑物，分明是另一种“人”，分明各有各的面貌，各有各的气质。《桐露清琴图》是倪瓒某次外出，傍晚时投宿在一处城郊的斋馆时所作，斋馆幽静，时闻琴音，这画上桐树下的空房好似旷野之间席地弹琴的名士。《松林亭子图》是送与长脚茂异的，倪瓒在题诗里写“亭子长松下，幽人日暮归”，大概是个和松树一样端正严谨的读书人。《雨后空林图》的空房，显见得是位深山僻林之间的隐士。至于《容膝斋图》上那个空荡荡的小亭子，隔着分外萧条零落的枯枝，和渐次模糊的远山，把它想象成一位经历了许多过往旧事的，沧桑又波澜不惊的老人，似也无不可吧。

倪瓒后来如愿还乡，却已无家可归，只得暂寓姻亲邹惟高家。后因脾疾，到江阴名医、也是朋友夏颀家客居，最终病故，身后留下“身世浮云度流水，生涯煮豆燃枯萁”的绝命诗。

来源：北京青年报